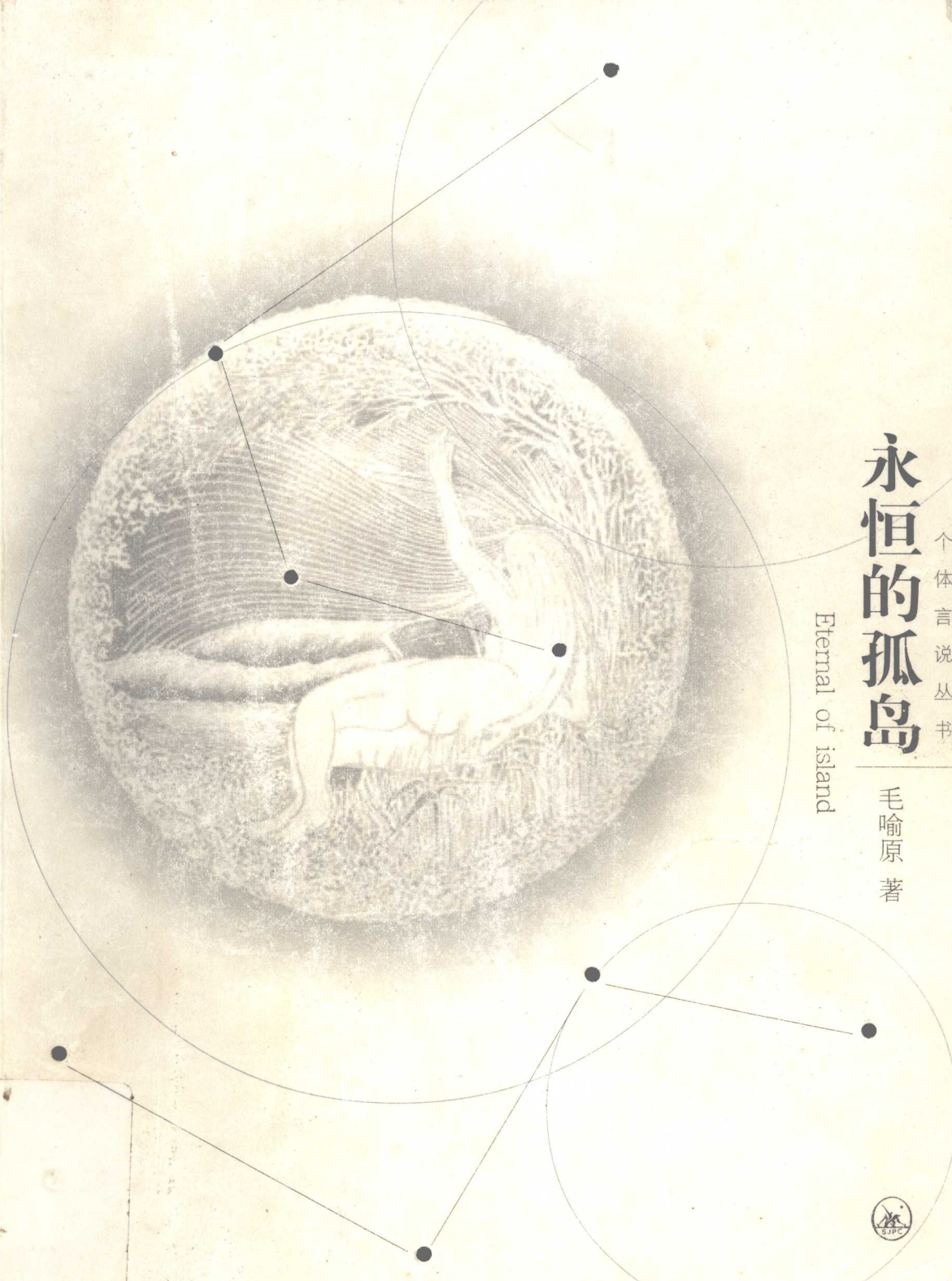


永恒的孤岛

个体言说丛书

Eternal of island

毛喻原著



个体言说丛书

永恒的孤岛

Eternal of island

毛喻原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孤岛/毛喻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个体言说丛书)

ISBN 7-5426-1786-9

I. 永… II. 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4447号

永恒的孤岛

著 者/ 毛喻原

责任编辑/ 倪为国 邱 红

装帧设计/ 姜 明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8

字 数/ 203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1-4100

ISBN7-5426-1786-9/I·202

定价: 28.00元

个体言说的言说

倪为国

世间的言说，源于人间智与知。智，本属于个体性的；知，习近于社会性的。

个体言说在汉语书写中是缺位的。且不说远的，近百年来，汉语书写者所呈现的语式基本上是一种权力的诉求样式。这种书写诉求迄今为此，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确立了林林总总、真真假假的“权威”。尤其是当书写者把言说当作职业时，大凡把自己视为“医生”，济弱扶倾，剖析社会，拯救灵魂，其言路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情绪，恰好道义性地剥夺了“我是谁”的提问。

个体性是每个言说者的原初地，尽管汉语书写者都试图搭乘这趟的列车，却都在无意间走错了站台。这种迷失源于：“个体我在之身位在理念上被历史理性抹去，在实存中被社会转型取缔”（刘小枫语）。个体言说有可能使书写者在自由的致思中探索切身的“学问”和生存的“叙事”。个体言述的特质是自由的书写，离开了自由书写，个体自然被取缔了。

思想界有一道永远的风景线：在思想的“鱼塘”前，“书写者”忙于钓“鱼”，不同“书写者”有不同的钓鱼法则，不同的钓鱼法则源于书写者对不同“鱼”儿的志趣，终究他们书写的“思想菜肴谱系”是大不相同的。个体言说在当今汉语“思想菜肴谱系”是不可代替的、无法取缔的。当下汉语书写者的尴尬在于：是从明证的理性

中去寻觅书写的自由，还是从存在的苦难中求索书写的紧张。前者的故乡是雅典精神，后者的家园是耶路撒冷精神。一个书写者一旦选择一种立场，就意味着在书写者的生命中注入了一种显明精神的特质。

每一座思想的“丰碑”下，总是堆满了书写“垃圾”。这些垃圾陈列在公共的图书馆、栖息于私人的书架上、寄生在我们的头脑里。书写者的垃圾，无疑是今日社会最可怕、最难清除的垃圾。求归个体言说乃是清除“思想垃圾”，安顿个体性思想信念的栖息地。个体言说与全权话语之间的张力，已使汉语思想界的语式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社会性言述与个体性言述的正在分离，个体言说作为一种边缘话语正开启着对汉语思想况境的“环保工程”。

个体言说是言说存在可能性之外言说可能性。对生命的“叙事”总是“活在”个体言说之中，亦言我们总是在个体言说中“活出”生命存在的“叙事”2002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帕斯卡乐·吉纳尔对个体言说的“叙事”如此张扬：“在阅读中有一种期待，它并不要达到什么目的。阅读就是游荡／读书就是徘徊。”游荡是快乐的津梁，徘徊是思考的入口。这种阅读语境正是“个体言说”书写者所要带给读者的。

目录

第1部 斯蒂芬的情歌

1

1. 离开那座“伟大”的城市
2. 尊敬那些黑夜诗人
3. 让梦回到那个曾经陷落的空间
4. 向你述说青春秘密的思想
5. 斯蒂芬守候在风雨中

第2部 寂屋沉思

79

1. 我思考生命能否飞翔
2. 人子的忧虑
3. 疲倦是因为忘记了天空的呼唤
4. 我们缺什么
5. 世界在美极了的“意向”之上开花的

第3部 世纪的忏悔

151

1. 坚持一种不朽的“幻觉”
2. 人需要一种心灵的嘹亮
3. 有罪的时刻
4. 我为我的时代忏悔
5. 献给存在的歌

1. 一场噩梦
2. 一颗有待去品尝的思想的果实
3. 以星星般的语言与宇宙对话
4. 实现是一种“返还”
5. 心灵的深度与世界的广袤

第 1 部

斯蒂芬的情歌

我找到了狄更生岛，

就是大陆经过天空通向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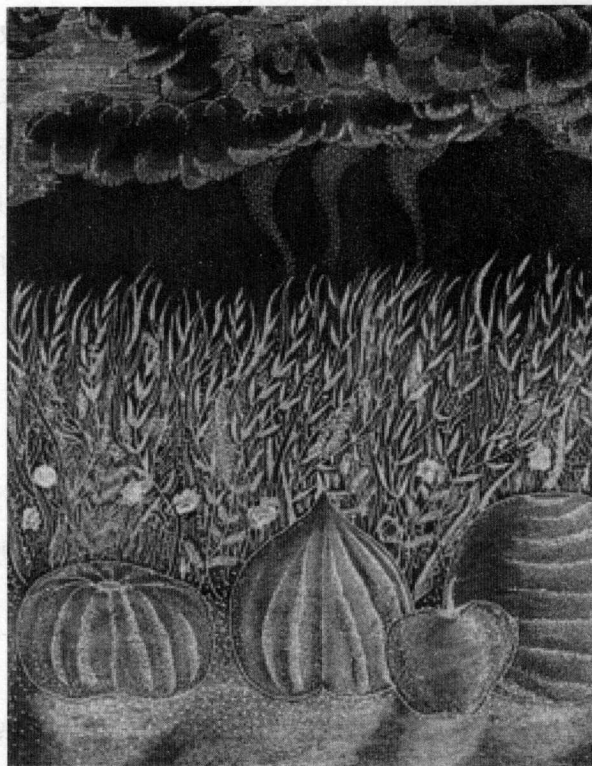
让光无限返回全部着陆的那个灵魂的焦点。

我住在狄更生岛上注视苍穹的繁星怎样把心中最美丽的幻想点缀起来，
形成一个真实梦想的世界。

——毛喻原

1

离开那座“伟大”的城市



1950
4.23

如果我累了,你就让我躺下。一切声音环绕着我,我仍能分辨出你的声音。听到了……我就不会平静,不会平静,永远也不会平静。All around me, each way I look, I see only whiteness. And the sky itself is heavy with snow which keeps dropping silently, whiteness upon whiteness. The only sound is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我是谁?你是谁?我的黄昏、晚霞、黑夜是谁?宁静是谁?激动是谁?痕迹、罅隙是谁?一切的裂纹,一切的波动是谁啊?难道直到现在在我起伏不定的思想河床中仍然没有精神主题的流向,只有一堆交错重叠的情绪色团?几根粗犷的浸染性色柱耸立在画面的中央,像似巨松与桢楠?森林与海浪的特写?下面是手指揩开的波纹,如一泓涤荡开去的活水。红点子沉没在水中,黄光反吊在冰冷的柔情里,染亮了水面和森林的边缘。光显然在画面中挣扎,想射到画面以外的某个地方。森林深处,幽蓝堆得太厚,根本不透风,像人类某种沉默的言辞,透不过气和水雾……上面少了些什么?否则,更妙!到处是色彩、不惊不诧的诱惑,那么多迷乱的幻影。为什么没有冷凝自我其严厉的审判?让败坏的情绪转化成宗哲的审美?黄昏的歌剧到处是色彩。迷乱的,像浓烟一样涌动的情绪的黑河,在光的倒影中,旋动出的思想象山丘、平原、南方的幽谷、北方的沼泽地、柯罗的斗牛、毕加索的调色板。心灵领略到了一种狂放的旋律,黑色之河交织着热色的光,河无形漫过了堤岸。在隐秘情绪的水中,我意识到,是你给了我一个神奇的午后。在人们沉睡的时刻,我需要掀动白昼之眠的大囊,在自由的联想中去顿悟一种纯诗的韵文。我不需求的,你可让我在众神之前去炫耀什么?非在的现实,心

灵之中美得不可救药的诗篇、灵曲与挽歌。对于我，似乎一切都不屑于去表达而又必得去表达。四十二年前，我就试过了：文字和图像，数据和表格，公式与诗歌。无论是水泥构筑的桥梁，红砖砌成的大房子，还是打满了补丁的道路，常年修的庙宇，都是一幅幅拼贴画，一块块由感觉的浆糊粘合在一起的形体，勉强构成一种貌似“完整”。城市，城市是什么？错误的堆积？在疮痍的废墟上，到处是黄色的卡拉之花，带毒的OK之瘤。可有谁曾见到精神的丰碑，灵魂的圣殿矗立在那里？尤其是那座“伟大之城”，破烂之书用作封皮的一张彩页，黑暗焦土上的一点“春红”，它里面包含着那么多可笑的东西，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到了这当儿，它大概该算是一种十分令人厌倦的瘴物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走向你？走向那个早已丢失而今又重新拾起，以后必将会延续的时刻。昨天从那儿到这儿，整整走了十二个小时，多么漫长的道路和剧烈的颠簸啊！我终于来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好好休息的地方。这儿的河水很平静，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我居住的地方，屋外有一沟满荡荡的溪水，有一片成林的绿桑，还有金秋的季节里黄色的草垛、晚雾、篝火和泥土富润的芳香。我想休息，休息。一阵阵难言的难受之后，我仍感觉有一丝四月微弱的讯息吹进我倦怠的心扉。我想休息，说不清为什么没有去北大荒，那个寒冷而人烟稀少的清宁之地，冷却自己的热情，把心中呼出的热气在玻璃和粉白的墙上冻结成木刻的板画。我想，在黑暗中，在北方，在四面透风的孤屋中，让人抽筋、哆嗦、呻吟、寒冷，是有益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难道离那座山峰更近些？那儿有一条小河可以畅流出清澈，那块“圣地”的树林，槐树日益少

了……我想再一次维护我孤独的权利，在艰难的日子里写我的启示。谁想过现代生活的悲剧？就是人们仅站定在他们脚跟着地的那个地方，以平视的姿态，环顾四周与地面相平行的同一类人群。除了物，还是物；除了人，还是人。画面没有聚焦，声音没有提炼。但那个声音说：在地平线上所发生的一切，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人们对人期求过多，而对己却毫无期求。在人与人之间无理地建立起过多过分复杂的维系，丧失必需，而贪得多余，忽略了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自然之中超乎其上的神灵的光辉。仿佛世界只有2，没有1和3。只有身躯，而没有双脚和头脑。只有局部的省察和狭义的隐喻，中间层次的投注和自我浪费的命运，而没有序曲，精彩的前奏，没有尾声，没有结束后的余波，那种回荡在心灵的原始震动和令人心悸的基音。这世界需要水，瘦弱的凤尾蕨、七星草、含笑花有水则丰茂，无水则枯萎。根基和方向实属同一，都是使事物得以丰足的原因。生活之重不在存在的规模，而在存在的品质。我们需要水平的，但更需要垂直的；需要相似的，更需要异质的。世界之悲惨，就在于人们排斥了灵性。现实主义者就事论事，只是表面上遵循了事物的法则，由此及彼，由浅入深，似乎热恋于每一个物质的真实，但到头来大多都在劫难逃。他们不知道他们生前的现实之于他们现实后果的意义；不知道死后的现实又如何塑造了他们子孙的未来。没有历史的前提和未来理想主义的牵引，现实主义的现实实质上就是一种伪善的幻影和绝对的苍白。现实在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之中，而更依赖于未来，由明天的预望培塑其雏形。多么可怕——他们的躯体缠绕白昼，而忘却黑夜完美的存在。只有灵魂才伸张明天，低吟理想高贵

的热情。你应该记得我说过，我相信那个人类的语词无法名定的存在，灵魂至高无上的关照者。她包容、宽宥、超越与意向性地上升。我说过，观照者没有被取消，只是在功能的意义上重新提出了问题：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中去获得一个绝对意义的背景？生活绝对首肯的基始究竟在何方？我相信那个功能的存在——在黑夜中，闭上眼睛的心灵感受到一种神秘之光的旋动就是这种存在的证明。但我并没有如约而来，仿佛翻山越岭，跃过了好多好多的夜晚，像梦一样映射到我灵魂的世界。她的存在，从来没有妨碍过我。我这样想，她拥有最高最高的高度，最远最远的距离，最深最深的深渊。她具有无处不在的在，无所不有的有，有没有实现的全部可能性的现实。人有一种上升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沉降的热望，是她从很远的地方向我伸出手牵引我，使我一次次上升，一次次超越。在我胆怯的时刻，她催我前行，使我有勇气直至人烟稀少的地方，明白自然大于人的世界，那种分量更重的心理事实之超审美的体验。她使我一次次得到净化，使我的感觉有一次次收敛后的扩张。我渴望内心的丰满，在现有的时空中存入富有，让时间增大其空间的范围，空间沉淀出一种时间的精髓。你知道，我们平白无故丢掉了一大半本质上非常重要的世界。殊不知没有灵魂的世界是“食物主义”凶相毕露的屠场；没有人性的躯体，其嘴唇便成为火山的喷口，其语言便成为纯粹的暴力。没有余地与回力之人，最后的去向，第一步就是踏入堕落的深渊，永远不能自拔。光天白日大打出手的是谁？丧失了伟大的预感，对神秘的预感，对模糊魅力的预感，一个无灵之人又可能走到哪里？行走于地而不能在水中呼吸，匍匐于地而无法在

低空飞行。众人之躯只能以丑陋排列构成世界的图像。

* * *

是的，这儿的河水很平静，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外在的魅力正在消失，我想人们再不能把所有夜晚的注视剪贴在世界局部的区域了。仅仅记住细节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忘记有延绵的震颤可能给人带来预料之外的欢乐。有意压抑的快感在自我内心的发掘中和对苍穹之上璀璨星空的凝望中。那天夜晚，火车轰鸣，以滚动的巨响裁剪着四月之夜美好的宁静，无数窗口对着我们，我们便有了无数个完整的黑夜。我在玻璃昏暗的反光中偶然撞见我你疲倦的面孔。你坐在那边的长凳上，像高原上的一棵树，一语不发。我对你说过：人类应该是创造黑夜不朽幻觉的大师，总是托梦那幅太极之上无极的星象。那些在白昼中晃动的人群，失重啊！过度弱善的积压，使他们背离了人类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不能理会远方的那个蒙受着尘世同样苦难的灵魂整夜为他们失眠的故事；不能走向旷野的黑暗像沙漠的原野重新定义人类的孤独，体验宏伟的忧患意识，从而在意识纠缠的纷纭中沉析出一个和睦晶莹的大美世界。看来，他们无事可做，睡在疲倦的梦中往干枯的井中扔兴趣之石，以飞溅滑稽的浪花自娱。无脚之足行，无眼之凝望，无手之触摸，无心之向往，这就是他们的定数？我多么想让他们回答灵魂堕落的秘密，为了生活为什么必须采取反生活的战略？手段彻底异化目的，一切都嫌荒唐，最终的结局总是相悖于最初的热情。

看来,我们不能同车而归了,这是多大的遗憾,你理解吗?一个个悲壮的灵魂把自己作为预言讲述给自己听。那积压着忧郁的群山沉溺在情绪的苦海中,没有出路的人口啊,难道是绝对压抑的控告和铭心刻骨的怆然?父亲们在咀嚼岩石,以期提炼可以去倾听,可以去陈述的语言。人们没有说破这世界的谎言里有多少罂粟花渗合的味觉的芬芳。上帝通过你而隐匿地存在着,我的躯体无言地行走在黄昏的光辉里,而灵魂在每一个夜晚却无法保证她应有的安宁。在那个巨大的山谷之城,我迎着噪声公然的袭击,翻过医院的大门去看望一个受伤的男人,他的额头在四月的天空里再也不能映照春爽的良夜了。早熟的思想,不切时宜的思想随时准备送到手术台上,让穿白大褂的大夫做无知觉的切除。而对一个远远沉寂的世界,我瞥见父亲们在雪原之上面对红松倾吐的背影,而大迟、江石、毛路们仍在独自欢笑或哭泣。他们独自生活着,顽求一种原始的宁静,没有骚扰,没有从城市那儿诱发而出的祟祟鬼脸与张罗着喧嚣的怪音侵占他们自眠于幽融的夜晚。他们也许孤独,但这孤独是清宁的;他们时常哭泣,但哭泣中充满了孩提的温柔。他们在这种纯净的孤独里向往一种幸福的恬静、简单、和谐与从容。反正,我在对这个城市偶然的一瞥中,感觉到一个个备受冲撞与蹂躏的灵魂,想到了他们独自孤立的存在和隔离的折磨。为什么要丢弃可以分享的欢欣,扔下那些充满了心灵原始安详的微笑?行走在冽风寒凛的漂泊中?充当一种孤独而高傲的爱情,自我放逐在荒石瘠土,妄图焕发出本不该焕发的人世痛苦的情绪,总想到鲜嫩的幼苗和沉重的果实。

花朵啊！你为何悬空而疯长？总是辗转在黑夜之中，以泪一般纷撒的花瓣落在不眠者失梦的深渊里，为什么那花朵不去问津果实？不去追寻挂满记忆之树已望丰收的季节？

那一天，你没有来。但有一个人没有如期相约来到我独居的小屋向我询问：“我灵魂的归宿在广袤世界的何方？”我沉默……回答着自己。那时我还没有第二次见到我的狄更生。据说人们现在应承受天赐的劫难，备受折磨和灵魂无言的摧残。他们在一个没有注明日期的黄昏目睹了一件隐匿在树林中的红衣衫，火山的喷口是不能临近的啊！有一丛火焰，他们不敢接近；有一种形象，他们不得以揣想；有一种难题，他们惟恐追究其根底。在昏暗的思想中，那件衣衫带走的旋风又回来给他们酝酿难以目睹的风光，使他们承受太多的焦渴。我想对未来的狄更生说一说：人们该回去了，从人类开始学步的地方重新开始起步，应该提前到“死亡”那儿去签到，至少超前体验死亡的意识带给人的那种让生活觉醒的紧迫感觉，然后才从一个个起点开始，展开真正人生的过程。失去了自然的所谓文明人和那些仍未文明的野蛮自然人，应该追求弱善的重压无法平衡的辽阔与孤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为灵魂的安息寻觅一片更为广大的天地，向茫茫荒原，红松一样起伏的雪涛倾吐人心未达饱和的善意，因为那温存、体贴的寒冷可以抚慰人们仍未包扎的创伤。